



改編自曲波小說《林海雪原》的《智取威虎山3D》，繼續貫徹徐克愛玩愛想像的風格，片中座山雕的造型、楊子榮上山打虎的驚險、土匪攻村的緊張刺激，還有結局的瘋狂想像，絕對看得過癮。

文：Christy

《智取威虎山3D》 那些年的紅色情懷



徐克近年的作品一向評價極端，有人極愛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也有人覺得劇情過於誇張、失真，《狄仁傑》、《龍門飛甲》等電影便是一例。而新作《智取威虎山3D》亦不例外。香港觀眾對故事背景或許不熟悉，但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內地便已出現同名樣板戲、京劇，紅色背景摻雜謀戰、英雄等元素，觀眾頗為受落。楊子榮上山打虎一幕，更是經典中的經典。

集體回憶

《林海雪原》是曲波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寫成之小說，記錄了203小分隊深入東北林海雪原，剿滅土匪寨的英勇事跡。據知，電影裡的分隊隊長少劍波即是曲波本人，203小分隊亦真實存在，隊裡各人身懷絕技、驍勇善戰，以三十多人之力勇抗數千土匪。而醫師白茹的原型則是曲波妻子劉波，戲裡隱隱暗示了她對少劍波懷有好感，卻並未交待兩人之結局。當然，男女情懷不是電影的重點，徐克如何處理紅色題材、如何突破樣板戲的框架、如何處理細節才是亮點。

故事背景設於1946年冬天，當時二戰戰火剛熄，東北卻陷入內戰困局，國共交鋒之外，雪原上更是土匪橫行。一天，203小分隊路經威虎山下，村民長年受土匪滋擾，隊長少劍波決定與調查

員楊子榮裡應外合，藉機一舉殲滅土匪。

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徐克已想拍這個故事，因為相對其他紅色題材，《智取威虎山3D》明顯較為幽默輕鬆，不會太過沉重，而他自己也非常喜歡裡面各個角色。樣板戲的深入民心某程度也為電影改編增添了難度，如何突破傳統，拍出一部不失情懷卻富現代感的戲是徐克要克服的最大障礙。他說：「好的小說、故事和人物都有其永恆的本質，威虎山這個故事經歷多年，是很多人的共同回憶，給觀眾一種親和感，這次用電影手法去表達就等於用現在的眼光、角度看待這個故事。」

角色出眾

飾演少劍波的林更新，是內地炙手可熱的小生，因飾演《步步驚心》的十四爺為人熟悉，後來涉足電影圈。徐克可說是他的伯樂，早於2013年的《狄仁傑之神都龍王》便讓他飾演沙陀忠這個頗為重要的角色。今次少劍波的造型，一反過去他的角色路數，少劍波內斂、冷靜、足智多謀，而他與飾演楊子榮的張涵予的幾場對手戲，更是非常精彩。林更新亦沒有辜負這個角色，時而冷硬、時而執拗、時而開明的演繹，將少劍波作為隊長堅定、傲骨的一面呈現出來。

至於張涵予與飾演座山雕的梁家輝，亦是高手過招，兩個角色造型誇張，乍一看，完全看不出演員原本的輪廓。電影裡的楊子榮披着黑色皮毛衣，留着絡腮鬍子，滿嘴黑話，與樣板戲裡的白面書生截然不同。亦正亦邪，笑起來像無賴，板起臉來帶有狠勁，混在土匪堆裡如魚得水，而且他與老八出雙入對，經常一唱一和，下山與203小隊互通情報時，在路邊拉起屎來一幕讓人啼笑皆非。而座山雕的造型則更浮誇，不少觀眾看完整齣戲都未必發覺那是梁家輝。座山雕為人陰狠，為了鏟除異己，多番試探楊子榮，他那身「土豪」裝束，略帶邪氣的眼神一掃過來，叫人不寒而慄。楊子榮與座山雕幾幕對峙，都極為刺激緊張，一來座山雕心思難測、捉摸不定，二來楊子榮幾次情況都非常驚險，若不是足智多謀，大概早被座山雕殺了。

徐克一向很擅長塑造角色，鏡頭下個個都個性獨特，尤其是威虎山內的九兄弟，走出來各有特色，耍陰耍狠樣樣來，可惜的是出場時間太少了。

英雄傳說

有說，電影中的村莊保衛戰乃徐克向黑澤明《七武士》致敬之舉。座山雕派人下山搶劫，203小隊分頭合作，埋伏在村內各個位置，祭出大型武器，又槍

火搏擊，又引爆炸彈，將數千土匪擊潰。一場精彩的戰役不一定要千軍萬馬，當年黑澤明的《七武士》取用相同橋段，七位武士與村民對抗山賊，築防禦壕溝，訓練村民，最後以微薄軍力戰勝山賊。姑勿論是否比得上《七武士》，但徐克利用了這場戰役，營造出不亞於七武士的氣勢，流暢自然又驚險的一幕幕，絕不馬虎。

《智取威虎山3D》以東北作據點，鏡頭下之山寨、村落、林海、雪原，質樸美麗。將士們在雪原上滑雪，粗獷不羈；山上老虎生猛狂野，與一片雪白形成對比；山寨熱鬧、色彩斑駁，與村落的肅靜儼如兩種風景；兩個結局，一個正經一個好玩，一貫的徐克風格。

英雄，原來也可以這樣。

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末世Reboot 《末日先鋒：戰甲飛車》

作為華納本年度的重頭作品之一，《末日先鋒：戰甲飛車》(Mad Max: Fury Road)，不單見證這個由1979年至1985年橫跨6年的末世電影三部曲有多經典，最難得的是，伯伯級年屆七十的「原裝」導演George Miller寶刀未老、強勢回歸，找來新世代實力大隻男Tom Hardy，配上Charlize Theron、Nicholas Hoult，重新演繹Mad Max這末世經典。一把年紀要拍動作片實在不容易，由有概念到籌備再到正式拍攝，竟然由上世紀（其實是1998年）一直搞到2015年才正式上映。

為了向當代觀眾展現導演再重構的瘋狂未來，劇組用上逾十年時間，到多個國家進行前期準備。拍攝動用了數千名設計師去設計和製作這個後末日世界，包括創作了超過三千個分鏡圖、數千件道具和戲服。George Miller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，他對電影的全情投入和專注——毅力十足，對細節細心，提高了整個製作組的水平。本片在即將舉行的康城影展中，是非競賽類別放映，先睹為快的媒體更表示，《末日先鋒：戰甲飛車》是Reboot近年最好的作品。

Mad Max系列的音樂/配樂同樣經典。當年，George Miller聽過Brian May（這並非殿堂樂隊Queen的結他手）製作驚悚電影《Patrick》的電影配樂後，旋即要跟他在Mad Max合作，而Brian May先後為兩集Mad Max撰寫原創音樂，直至第三集《末日戰士勇破雷電堡》，有當紅女歌手Tina Turner坐陣參演，由她獻唱的《We Don't Need Another Hero》和《One of the Living》當年亦成為流行榜常客。2015年呢，原創音樂方面由近年大紅的荷蘭電音強人JunkieXL負責。上文說過，由於電影製作經年，George Miller手頭上的人選亦物換星移，因聽過JunkieXL在《戰狼300：帝國崛起》的配樂，George Miller就決定找JunkieXL。



影訊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圖：本報重慶傳真

重慶露天電影放映 市民懷舊「匆匆那年」



在動輒就是3D、4D電影的今天，你是否還懷念曾經的露天電影？近日，重慶南坪N18渝電影基地——老廠房老院壩開始免費放映懷舊露天電影，在安靜的夏夜下，市民們搖着蒲扇看膠片電影，重溫舊時樂趣。

沒有爆米花和空調，也沒有立體聲音和舒適座椅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張木桌、三兩把藤椅，桌上擺兩碗解渴消暑的酸梅湯和一碟「沙胡豆」。燈光一暗，人們身後的放映機「吱吱」地轉了起來，昏黃的光影投在前方白色布幕上。人影浮動，電影開場。這是南坪N18渝電影基地懷舊露天電影展映的第一場，首部放映的膠片電影名為《渡江偵察記》，熟悉的聲音和畫面看得在場的40後、50後們激動不已。

「這部電影，我都看了百來遍了，現在再看，還是特別親切。」今年67歲的滕先生吃過晚飯，他就來到渝電影基地。「以前看露天電影的人特別多，胡亂扒拉幾口吃的，就得趕緊撿幾塊磚、石頭去佔位置。雖然露天電影比不上現在的大片和電影院了，但看電影的心情和氛圍卻是無可替代的。」

在前來觀影的市民中，還有不少90後。家住在九龍坡區的江美瑤是一名高二學生，「我很喜歡電影文化，露天電影雖然不是我們這個年齡的記憶，但總聽父母說，今天也想感受一下他們那個年代的電影情懷。」

「隨著時代進步，露天電影退出舞台，有關於它的記憶也只能成為匆匆那年的情結。」渝電影文創基地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，此次懷舊露天電影展映，也是響應「電影文化進社區」的舉措，渝電影基地花費大量資金，專門從廣州購進老式膠片電影機和經典影片，免費公開放映，讓市民們重溫那些年的美好時光。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Dr. 倫太郎》 我們都不過是寂寞

今季日劇最矚目的，還是木村拓哉與堺雅人的對壘。過氣男神與當紅收視王對決，香港觀眾一定取堺雅人而棄木村。只是風水輪流轉，未到最後我都無法得知結果如何，只是可惜地，兩齣劇集暫時還未能取得高收視，以兩大主角及劇集的製作成本來說，電視台未免要蝕錢了。

由堺雅人與蒼井優合演的《Dr. 倫太郎》在友儕間口碑不錯，我卻不太喜歡。這與我不好醫療劇無關，而是劇中角色倫太郎的設定令人難以投入。我在看了四集後還是摸不清楚，到底倫太郎是一名精神科醫生？還是一名臨床心理學家？當然，只要把當中微妙的差異輕輕揭過，其實我們看的不過是一個寂寞的人得以被療癒的過程罷了。而我們都太過寂寞了。

倫太郎在劇中是名醫，身為首相的私人（心理？）醫生，他一抗拒處方藥物，二崇尚透過語言尋找病源，於是我們看到的病人，不論是被排擠，絕望得要跳樓的女職員，還是無法解開心結的名作家，不論是默默承受丈夫暴力的妻子，還是忽冷忽熱的藝伎，如果我們繼續深挖下去，每一個說穿了不過都是因為孤獨的內心，而渴求被明白。



倫太郎在大學擔任教職，他對學生說的便是在治療過程中，不要害怕愛上病人。他也在貫徹着這樣的理論，並且，隨身攜帶着一壺茶，在「戀愛」（治療）的同時奉上一杯熱茶，叫病人得到安慰，也得到溫暖。

我想起許多許多年前富田靖子主演的日劇《一杯綠茶》（へいあかり一丁），故事說的是甚麼其實已經不太記得，但那個壽司屋場景總是叫人難以忘懷，而女大學生的勵志也叫人感嘆。許多許多年前我們看到的是人與人的互動，如何牽引着激勵的話語和生活，如今我們看到的是複雜的人際關係與忙碌的來來往往，卻又總是欠缺了關懷與同行。於是崇尚透過對話找出病源的倫太郎成為名醫，也成為了精神科其他醫學教授的眼中釘。

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再三提出，身為精神科醫生的倫太郎，幾乎是企圖拋棄精神科的專業與操作，而走向臨床心理學家與病人的互動模式，當中不能忽視的精神科所代表的病理專業，與臨床心理學所代表的關係建立，在這劇中成為了優劣上下的競爭（而事實我們都知道，這並不是優劣上下的差別）。哪怕劇中的院長再怎樣強調兩種治療模式各擅勝場，觀眾看在眼中，還是要偏向某一方。而這並不代表我們知道哪一種方式更加優勝，而是我們其實都渴望建立關係，渴望得到理解，然後在那短短的會面中，孤獨得以被填滿，而寂寞得以被瓦解。

《Dr. 倫太郎》想說的，就是這樣的一個都市病。不論是劇中倫太郎的病人，還是劇外的我們。